

最新畅销书

风流作家 [美] 哈罗德·罗宾斯著

风 流 作 家

[美]哈罗德·罗宾斯著

吴罔 王威 童媛春译

春 秋 出 版 社

1989年·北京

Harold Robbins

Storyteller

Published by Simon and Schuster New York, 1985

根据美国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1985年版译出

风 流 作 家

〔美〕哈罗德·罗宾斯著

吴罔 王威 童媛春译

出版发行：春 秋 出 版 社

（北京1929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衡水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印张10.5 230千字

1989年4月北京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70,000

ISBN 7-5069-0191-9/1·46

定 价：3.80元

内 容 简 介

青年作家乔是一个卑劣、堕落、淫邪的家伙，以写黄色下流小说为嗜好，疯狂地热衷于描写强暴女性以及纵欲狂欢的床第游戏的细节，由于他畸形的变态心理，他还有一个丑陋的邪癖，每当写作之时必将男根裸露在外，以达到其丑恶的满足，在生活中，他更是荒淫无耻，以体验生活为名，诱骗各种类型的形形色色的女人与其共续床第之欢，以满足自己强烈无度的淫欲，他选择了温柔型的罗莎，泼辣形的朱迪，性感型的泰米，还有放荡型的具有“二个黑美神”之称的黑女人罗莉塔，最后竟连哥哥的未婚妻莫蒂也不放过，他不断以各种手段猎取女人，在她们身上发泄自己的兽欲。

《风流作家》是美国著名畅销小说作家哈罗德·罗宾斯创作的一部轰动欧美力作，本书以详尽细致的笔法描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社会侧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领域的腐败、堕落、淫乱的实质。

第一章

“乔！”乔的妈妈喊声透过卧室紧闭的门轻轻地回荡着。乔慢悠悠地坐了起来，瞥了一眼床边的闹钟——上午11点整。他转过身，用枕头蒙住脑袋又躺了下来。

这时，他妈妈提高了嗓音，又喊了起来，他的眼睛在枕头下面偷偷地向外看着。卧室的门打开了，他的表姐莫蒂正站在门厅里，他眼睛盯着她说道：“究竟要干什么？”

“你妈妈叫你！”她说道。

“我听到她在叫我，”他粗暴地说道。“可我还没歇过乏劲儿来呢。”

“你最好还是起来，”莫蒂说道，“这事关重大。”

“再过半个小时吧，”他一边说，一边又把头缩回到枕头下面。

过了一会儿，他感到身上盖的毯子被拉开了。“你这是干嘛？”他慌忙用手掩住下体说道。

莫蒂朝他大笑起来，“你又……”

“没有，”他气咻咻地坐了起来。

“胡说，”莫蒂说道。“我看到你床单上的污迹了。”

他低头瞧了瞧床单，“我在睡觉。”

“是的，”莫蒂挖苦地说道，“你总是这样说，我是最清楚不过的了。我对你可以说是知根知底！”

“你怎么会成为一个行家？”他问道，“你不过比我大几岁”。

“我已二十有五，”她闪烁其词地说道。“已经不小了。记得你还是一个婴儿时，我常常给你洗澡。”

他说道，“你想再给我洗一次澡吗？”

“畜牲！”她厉声地说道，“你是个心理变态的人，你为杂志写的那些小说我都看过。淫秽的爱情小说，下流的侦探故事，拙劣的惊险描写。”

他抬起头来望着她，“你没有必要读它们。”

“我真不知道你在干些什么，”她说道。

“它们干卿底事？”他问道。

“它们让我作呕，”她说道，“如果你想称自己为作家，你为什么不为一些体面的杂志写作？比如《星期六晚邮报》、《女士之家》。”

“我尝试过，”他说道。“我写不来符合它们口味的那种小说。”他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不过，这也不太坏。现在，我每个星期平均可以得到15美元的稿酬。”

“这算不了什么，”她说道。我为杂志写广告每星期可得35美元。”

“我不认为你这是写作，”他说道，“而且，你还要在商店站柜台。”

她带搭不理地走到门口。“你该下楼了”她说道。“你妈已经不耐烦了。”

乔听到她的脚步声在楼梯口消失后，才下了床。他站在敞开的窗前，伸了伸懒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已经是10月的天气，但是，空气仍然温暖而湿润，夏天似乎很不情愿无声无息地退去。他伏在窗栏上，居高临下俯视着那条将他家的屋子同附近邻居的房子隔开的车道。他看到莫蒂从侧门走了出来。

“你要迟到了！”他喊道。

“今天是星期四。商店要晚一些开门营业。”

“噢。”

她仰起头来看着他。“今天晚上你要开夜车吗？”

“不开，”他说道。

“也许你要路过我们商店，用车接我，我可不想孤伶伶地一人回家。晚上回家这段路程总是让人胆战心惊。”

“我会找你的。”他说道。“我会这样做的”

“那好吧，”她一边说，一边沿着车道走到大街上。

他转身回到屋里。莫蒂总的来说还是一个不错的姑娘，尽管有时让人感到讨厌。从10岁的时候开始，她就一直同他们住在一起。她的父母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双双死去，他的妈妈成了她唯一的亲人，收养她姊妹的孩子就成了她义不容辞的责任。

房间里他哥哥的床仍然在另一边放着，好象等待着他夜夜归来。史蒂文比他大7岁，是他的长兄。他在俄克拉荷马医学院读三年级，每年放假的时候回家住两个星期左右。有时乔会怀疑史蒂文究竟是不是他的兄弟。史蒂文凡事认真，好学不倦，从孩提时代起，他就想成为一名医

生。乔常常取笑史蒂文，说他想当医生的原因是医生可以说服莫蒂脱光衣服，检查她的身体。可是，史蒂文没有一点幽默感。他从来不苟言笑。

乔从放在梳妆台上的烟盒中抽出一支烟。点燃之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这种烟吸起来真不够刺激，他实际上更喜欢“幸运”牌的。但是，这种牌子太昂贵，他不得不将就一下。他穿上浴袍，走上厅道，穿过紧挨着浴室的他父母的卧室。

他走进厨房时，他妈妈正背对着他站在水池前切洗着胡萝卜，她头也没回地说道：“想吃点什么吗？”

“不，谢谢妈妈，”他说道。“只要给我一杯咖啡就行了。”

她仍然背对着他说道：“空肚喝咖啡对身体可是有害无益的。”

“我一点也不饿，”他坐在餐桌前说道。他把烟放在手里不停地转动着，一直到它燃尽为止。

他妈妈为他端来一杯咖啡，然后，眼睛盯着那只烟蒂说道：“吸烟对你来说是再糟糕不过了。它影响你的发育。”

他笑了，“妈妈，我已经20岁了。我想我不会再长高了。”

“看到你的信了吗？”她突然说道。

他连喝也没喝便放下咖啡，“什么信？”

信在餐桌上。她把它推了过去。它看上去象是一件官方信函，已经被打开了。他拿起信来，果然是官方信函。

是由征兵局发来的。他匆匆抽出信纸，映入眼帘的第一行大字是：“向您致敬。”

“他妈的！”他愤愤地骂道，然后看着他的妈妈。她已经眼泪汪汪了。

“别哭了，妈妈”，他说道。“世界末日还没有来临。”

“一等甲级。”她说道。“他们要你三周之内向医疗中心报告你的健康状况。”

“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他说道。“一年多了，我一直是一等甲级。再说，我在报纸上看到只有百分之四十的人身体健康合格。我甚至可能通不过。”

“你会走运的，”她抽泣着说道。

他又笑了起来。“我们还是可以想点办法的。爸爸是艾贝·斯塔克的好朋友。还有一些人我们也能说上话。”他不想告诉她爸爸最近的情况，她是知道这些的，但从不愿意提起它。她甚至害怕别人说她丈夫是个高利贷者，同时在皮特金大街卖小鸡。

“谁也说服不了征兵局，”她说道，“不要有什么幻想。”

“他们可能发现我有淋病，”他说道。

她凝视着他，“你有淋病？”她不知道她应该是喜还是怒。

“没有，”他说道。

“你在《每日新闻》的工作究竟是怎么回事？”她问道，“他们是不征召报界人员的。你不应该放弃这份工作。”

作。”

“我没有放弃它，”他说道。“我告诉你多少次了，是他们辞退了我。他们不想让一个一等甲级的人为他们工作。因为他们不能指望他一直干下去。”

“你的女朋友，经常在报上写文章那个大作家——她可以起点作用。”

他沉默了一会儿，他没办法告诉她，正是因为他同基蒂胡来，他才被解雇了。他点燃一支烟，然后把咖啡举到嘴边，“至少你没有必要为斯蒂文担心，妈妈，”他说道。

“四年之内，他是不会有什么麻烦的。”

“你也会没事的，”她说道，“如果你当时在你舅舅的机器行找一份工作干干”。

“那时我们还没有参战，”他说道，“再说，你知道我是不能干那种工作的。我是一个作家。”

“你应该到‘城市学院’去学习，”她说道，“这样你也许会缓期服役。”

“很可能是这样。可是我没有通过考试。”他答道。

“问题是你总是吊儿浪当，”她说道，“总是同那些小婊子泡在一起。”

“说下去，妈妈，”他说道，“你又要跟我说，我应该早点结婚。”

“为了缓期服役，”他妈妈说道，“我不会在乎你同一个小婊子结婚。”

“那又怎么样？”

“那就会是三等甲级。”她说道。“如果你有了孩子

还会更好。”

他摇了摇头，“但是，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了，我什么也没干。因此，还是让我们忘记这些吧”。

她看着他，眼泪又无声地落了下来，“我同你爸爸已经说过了。他让你到他那儿去，同他谈谈。”

“好吧”，他说道，随后又笑了笑。“我可能在去医疗中心之前在卖小鸡的市场上睡三四个晚上。这样我就会浑身爬满了生在鸡身上的虱子，他们就会把我从窗子里扔出去。”

“不要跟你爸胡来，”她说道。

他缄默不语了。她在车库里特意安装了一套淋浴设备，这样他爸爸下班回家之前可以在那儿脱衣洗澡。

她又走到水池前，“上楼穿衣吧，”她说道，“在你外出之前，我给你弄点饭吃。”

正值午饭时间，皮特金大街很拥挤，乔穿过人群慢慢地走着，透过“小东方”餐馆的窗户，他看到里面每一张餐桌都挤满了等待吃饭的顾客。大街对面，皮特金歌剧院有人正把预告上午演出的牌子摘下。从现在一直到6时，入场券要花费25美分。他对歌剧院又放电影又演戏的作法极为不满。他更喜欢或者是放电影，或者是演戏。这些演出的主持人妙语联珠，真是棒极了。他们是迪克·鲍威尔，奥兹纳尔逊，另外还有几位。但是，他们现在都去好莱坞从影了。

他走了足足有四个街区，终于找到了廉价的商店。这些商店门面普通，装饰很少。罗森科拉兹这个只卖5分1

角钱食品的小店，甚至连意大利馅饼都不卖。他转身又向他父亲卖鸡的那条街的街角走去。

在靠近街侧的中心处，有一大块用金属丝栅栏严严实实地围起来的场地，在场地的一个角落，一幢占地约20平方公尺的建筑物矗立在那里。金属丝栅栏紧挨着这幢建筑物向前延伸，在栅栏的中部，有两扇金属丝编成的宽宽的大门，货车从这里进出，把在农村饲养的家禽运来。在对着大门靠里的地方，是一块狭长的地带，小鸡和其他家禽在这拥挤的圈里不停地跑动着。家禽的叫声和汽车喇叭声，把个大街搞得嘈杂不堪。他站在大街对面，观望着那块占了金属丝栅栏整个一面的用油漆写成的招牌：

菲尔·克罗诺维茨——阿尔伯特·巴翁
为犹太人提供各类食物

这招牌以亮闪闪的意大利绿为底色，涂上耀眼的白色大字。乔站在人行道上，直到把烟吸完。他爸爸不喜欢他吸烟。

他把烟蒂扔到街上，跨过大街向对面走去，他转动那幢房子的门把手，门锁上了。“他妈的，”他自言自语骂了一句。他讨厌穿过那片开阔地带走进市场，那些家禽的气味和发出的嘈杂的声音使他有窒息之感。

他爸爸的合伙人阿尔伯特是一个胖胖的，面带微笑的意大利人，他的雇工们正用刀子割断那些家禽的喉管，然后让它们在地上发了疯似地乱跑，把血溅在盆子的周围，这些家禽死去后，被放在滚烫的开水盆里。雇工们用大金

属丝刷子将羽毛除掉。

在他爸爸这面，顾客稀少，舒塞特正靠在办公楼的墙上坐着吸烟。他身躯高大，长了一脸大胡子。

乔用英语向他问候，“您好，先生！”

“我怎么会不好呢？”舒塞特答道。“我很好。”他用依地语说道。乔知道他的英语同自己讲的一样好。

乔点点头，“我爸爸在哪儿？”

“他应该在哪儿？”舒塞特答道。

“办公室里没人，”乔说道，“那么乔希呢？”

乔希是一位身材高大的出纳兼记帐员。“她出去吃饭了，”舒塞特答道。

“同我爸爸一起？”他问道，他一直有种感觉，他爸爸同乔希关系暧昧。她正是他爸爸喜欢的那种女人——乳房高耸，臀部肥大。

舒塞特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只关心自己的事。我不知道别人在他们的吃午饭的时候干什么。”

“他妈的，”乔低声骂道，向站在盛着滚烫开水的盆边的阿伯特走去，“您好，阿尔伯特大叔。”他微笑着说道。

“你好，小伙子？”阿尔伯特也笑咪咪地说道，“你的依地语说得不错嘛。”

乔笑出声来。“你比我说得好多了，阿尔伯特大叔。”

阿尔伯特倒是不问自说起来，“你爸爸正在‘小东方’餐馆吃饭。他让我转告你直接去那里。”

“‘小东方’”？乔问道。“我原以为吉克是不会让他进餐馆的，因为怕他随身带进一些鸡屎。”

“你爸爸已经洗过澡，并且穿上了一身体面的外套。”阿尔伯特说道。“再说，即使他没换衣服的话，吉克也不会阻拦他的，你爸爸是同布凯尔特先生一同用餐的”。

“古尔哈呢？”乔问道。阿尔伯特的回答是多余的。乔知道他们。雷普克和古尔哈据有布鲁克林和东纽约甚至黑手党也奈何他们不得。

“好吧，阿尔伯特大叔，我走了。谢谢！”

“我对一等甲级一事表示倒歉，”阿尔伯特说道。

“但愿一切都会好起来。”

“谢谢，阿尔伯特大叔，”他说道。“不管怎么样，一切都会好的。”

第二章

路易斯·布凯尔特身高约五英尺七英寸，长着一张圆胖的脸。头上戴着一顶浅软泥帽遮掩着他那双毫无表情的眼睛。当乔挨着他父亲坐下时，桌边还有另外两个人坐在路易斯·布凯尔特的身旁。

“这么说你是那位作家了？”他问乔。他的声音细的令人吃惊。

“是的，先生。”乔回答说。

布凯尔特看了看乔的父亲。“他是个很漂亮的小伙子，菲尔。那么，究竟有什么问题呢？”

“他是绝对够格，但他母亲都快急疯了。”

“他已经接到通知去参加检查了吧？”

“是的，”菲尔答道。“在3个星期之后。”

布凯尔特沉默了一会。“要去中央火车站吗？”他终于开口了。“这样做是非常贵的。如果我们在地方征兵中心听说这件事，那么就容易办多了。”

“但是你能帮忙吧？”菲尔焦急地问。

“一切都会办妥的，”布凯尔特回答道。“但是象我说的的那样，这样做是非常贵的。”

“到底要花多少钱？”菲尔问道。

布凯尔特的眼睛里露出一一种令人费解的神色。“2千美元的现金和银行利润的25%而不是10%。”

乔看了看父亲。“爸爸，这值不了那么多钱。我还有40%的机会搞四个不合格。”

“你这个毛孩子，别挑毛病了，”他父亲气恼地说。“你什么时候变成专家了？”

乔不再说话了。菲尔转向布凯尔特。“还有其它的办法吗，路易斯？”他问道。

布凯尔特摇摇头。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他一边看乔一边问菲尔道，“他有工作吗？”

“没有，”菲尔答道。“他在家写东西，他自己的房间里有一台打字机。”

“他是否可以到一家商店去干活呢？”布凯尔特问。

“什么样的商店？”菲尔反问道。

“是家很干净的商店，”布凯尔特说。“他只需接电话，偶尔也送一些包裹。”

菲尔不在说什么了。

“而且，这也使我们更容易改变他的类别。这家商店就在曼哈顿，如果他能在附近找到住处的话，我们可以丢掉他的征兵证件并用另外一个名字为他搞一份全新的证件。”布凯尔特看着乔。“如果你和一个小商人在一起干活的话你不在意吧？”

乔摇了摇头，“我不在意。”

“你每周的工钱是25元。”

“那更好了，”乔说道。“但我是否有时间进行写作

呢？”

“你会得到你所需要的全部时间，”布凯尔特说道。“没有任何顾客会光顾这家商店的。”

“我不想让我的孩子被关进牢房，”菲尔说道。

“菲尔，我会对你做出那样的事来吗？”布凯尔特回答说。

“我知道你不会那样做的，”菲尔说道。“但是有时候事情会出岔子的。”

“我保证不会出岔子的”，布凯尔特说道。“而且如果你同意为我做这件事的话，你可以把银行25%利润的事忘掉，我们还是回到原先的数字上来。”

“但是，还有那两千元现金呢？”菲尔强调说。

“那些钱你必须付，”布凯尔特说道。“我不要那些钱。那些钱是付给那些安排文件的家伙们的。”

菲尔考虑了一会，然后伸出手。“成交了。”

布凯尔特和他握了手，然后转向乔。“你的征兵卡和通知都在身边吗？”

“我带着呢，先生，”乔回答道。

“交给我吧。”

乔从口袋里取出文件递到桌子另一边。布凯尔特看看文件并交给坐在他身边的其中一个人。这人把文件放进自己上衣口袋里。

“克罗诺维奇，”布凯尔特说道。“我们必须换个名字，你有什么好主意？”

“约瑟夫·克朗，”乔说道。